

李 军 主编

图想丛书
Graphic thinking series

我们

可以这样解读艺术吗？

Can we
read art like this?

山东美术出版社

李 军 主编

我们

可以这样解读艺术吗？

Can we
read art like this?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们可以这样解读艺术吗? / 李军主编. — 济南 :
山东美术出版社, 2018.3

(图想丛书)

ISBN 978-7-5330-6746-5

I. ①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艺术史—世界—通俗读
物 IV. ①J110.9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0115 号

策 划: 马晓东 李晓雯

装帧设计: 蔡立国

责任编辑: 李艺 贾琼

主管单位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山东美术出版社

济南市历下区舜耕路 20 号佛山静院 C 座 (邮编: 250014)

<http://www.sdmspub.com>

E-mail: sdmscbs@163.com

电话: (0531) 82098268 传真: (0531) 82066185

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

济南市历下区舜耕路 20 号佛山静院 C 座 (邮编: 250014)

电话: (0531) 86193019 86193028

制版印刷: 青岛海蓝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6 开 16 印张

版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 170 千字

印 数: 1-5000

定 价: 66.00 元

目 录

一、中国

01 /

画与诗：读唐伯虎《班姬团扇图》 吴雪杉

19 /

《步辇图》——中国美术史上一件经典作品的形成 胡译文

32 /

《洛神赋图》里的车马玄机 张力智

二、西方

39 /

阿拉斯的异象灵见——《拉斐尔的异象灵见》译序 李军

59 /

田园牧歌中的死神——从《农夫》看荷尔拜因《死亡之舞》组画 郝赫

78 /

再读伦勃朗的《花神》——绘画的时间与力量 刘晋晋

118 /

马蒂斯和他的中亚织物 毛铭

三、中西

128 /

照片里的北魏皇帝——一张照片里的三种历史 焦琳

151 /

窃贼、掇客、学者与纳粹——一对响堂山“鬼兽”牵引出的国际风云

王方晗

164 /

他们会不会知道在这里？——巴黎吉美博物馆“汉风——中国汉代文物展”

观展记 郑伊看

四、技术

173 /

经典透视法的另类秘密 马佳伟

189 /

在线性透视法之外：古代与东方空间构成的三重境界 马佳伟

五、当代

216 /

隐喻和反思：岳敏君作品读图尝试 陈婧莎

233 /

光斑覆盖的秘密——张晓刚的照片绘画 斯然畅畅

画与诗：读唐伯虎《班姬团扇图》

文 吴雪杉



图1 班姬团扇图 明 唐伯虎

中国古代有些传说中倾国倾城的美人，或真实或虚幻，令无数文人墨客吟咏感怀，付诸诗词或图画。在没有摄影照片的年代，古代美人没法留下自己的音容笑貌，要变成后来人念兹在兹的美人，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来推动。最富传奇色彩的画家唐伯虎画过一幅《班姬团扇图》，画中的“班姬”就是一个千古之后，仍令明朝人怀想的汉代美人。

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班姬团扇图》是唐伯虎人物画名作，笔致精严，人物柔美。一位官装丽人轻摇纨扇，在庭院中抬首仰望，若有所思。这位“班姬”是汉成帝的妃子，曾被封为“婕妤”，所以她在历史上还有一个称呼为“班婕妤”。画上有三首题诗，都围绕她展开。

这三首诗恰好提供了解读这件作品的三个途径。

休说当年辞辇事

第一首诗写在最右边，作者是祝允明：

碧云凉冷别官苔，团扇徘徊句未裁。
休说当年辞辇事，君王心在避风台。

祝允明（1460—1527）是唐伯虎密友，两人同为“吴中四才子”，交往极为频繁。唐伯虎大量画作上都有祝允明题诗。在唐伯虎去世后，祝允明还为他写过墓志铭。《班姬团扇图》完成之后，祝允明大概是最早的观众，也是最早的题诗人。

这首诗根据班姬生平事迹来做铺陈，前两句讲班姬失宠后独处长信宫，后两句说班姬的德行已经不再有吸引力，汉成帝转而迷恋赵飞燕。“休说当年辞辇事”一句说的是班姬最重要的历史事迹，典出《汉书》，这件事也是让班姬为后世所传颂的主要原因。《汉书》记述汉成帝的王后、嫔妃时提到班姬，说她在汉成帝刚刚即位时就选入后宫，后来得到皇帝宠爱，成为“婕妤”。有一天，汉成帝乘辇在宫中游乐时，希望班婕妤也能坐到辇上，陪在身边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年轻的丈夫想和妻子坐在一起游乐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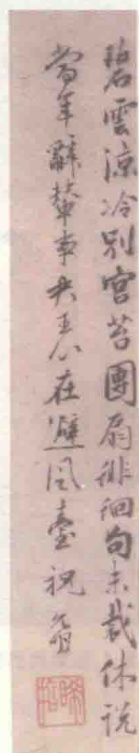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祝允明诗

行为。但班婕妤拒绝了皇帝也是她丈夫的邀请，因为“观古图画，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，三代末主乃有嬖女，今欲同辇，得无近似之乎？”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理由，她说古代的图画里面，圣贤君主身边站着的都是名臣，而糟糕的帝王身边才会跟着美女，如果今天她坐在汉成帝身边，那岂不是说他就是一个糟糕的皇帝？据说班婕妤是《汉书》作者班固父亲的姑母，家学深厚，讲起道理来义正词严。汉成帝早年也很通情达理，“上善其言而止”，就不要求她坐一起了。汉成帝的母亲知道这个事情后非常高兴，将班婕妤比作古代另一个品德高尚的女子樊姬。

但是，当汉成帝开始宠信另一位古代著名美女赵飞燕的时候，班婕妤就被冷落了，于是她自请到长信宫中侍奉太后。祝允明诗里的“君王心在避风台”说的就是汉成帝移情别恋赵飞燕一事。传说赵飞燕身轻体弱，汉成帝唯恐其惊鸿飞去，专门为她建造了一个“避风台”。这个“避风台”恰好就可以和班婕妤的“辞辇”相对照。一个是贤德妃子，一个是祸国殃民的“嬖女”。

《汉书》提供了班婕妤的生平事迹，并保留下了她文学才能的证明，也就是《自伤赋》。后世有关班婕妤的基本信息，都来自《汉书》这段记载。包括传播班婕妤事迹最重要的经典《续列女传》（现存《列女传》的第八卷），其中对班婕妤的描写也只是在《汉书》基础上略作修辞。南朝时期的名著《世说新语》将班婕妤归入“贤媛”，引述她在汉成帝面前才思敏捷的自辩之词，同样是照抄《汉书》。

大约在东汉或魏晋时期，班婕妤被收入《列女传》，进入由西汉刘向开创的古代著名女性序列当中。班婕妤进入《列女传》后，就从一个聪明机敏的嫔妃转而升华为中国古代女性的道德楷模，以



图3 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上的《班姬辞辇》



图4 传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中的《班姬辞辇》

“列女”为题材的绘画开始描绘“班婕妤”，而且基本上都选取“班姬辞辇”这一情节。已知最早的《班姬辞辇》图像出自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所出的漆画屏风。司马金龙去世时间在北魏太和八年（484），这一屏风的制作时间大约还要略早一点。屏风图像主要是孝子和列女故事，其中“列女”有16幅，都出自《列女传》。画中主要人物附有榜题，《班姬辞辇》中的“汉成帝班婕妤”和“汉成帝”身份都很明确。四个侍从抬着一具坐辇，汉成帝转身朝向班姬，班姬双手拢在长袖内，衣裳飘举，似乎一边前行一边进言，谢绝汉成帝的邀请并成功规劝了这位皇帝。

另一幅也许更加知名的《班姬辞辇》出自传为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《女史箴图》。《女史箴图》用图画形式描绘西晋张华的著作《女史箴》。这篇文章很短，以历史上著名贤德女性的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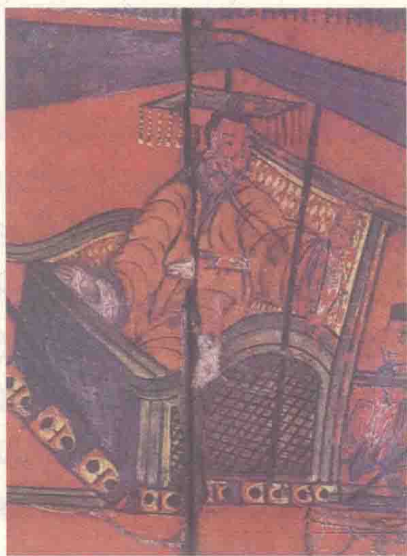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《女史箴图》与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的差别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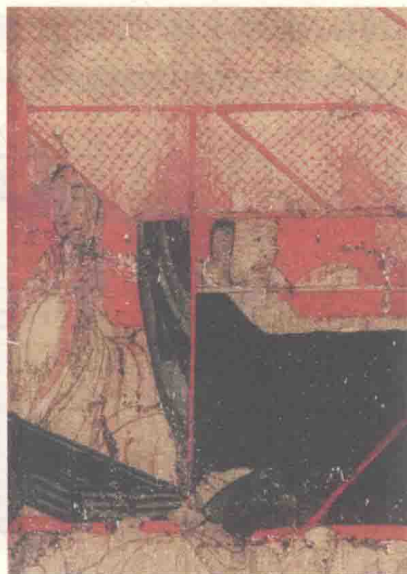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《女史箴图》与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的差别二

平事迹来针砭时弊。关于班婕妤部分，只有16个字：“班婕有辞，割欢同辇。夫岂不怀，防微杜远。”《女史箴图》里的《班姬辞辇》和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如出一辙，也是汉成帝坐在辇上，召唤侧后方的班姬。但画面要生动细致很多，这可能和作画工具有关。比起漆画，在绢上用毛笔勾勒人物形体能够描绘得更加精细。但有一点值得注意，《女史箴图》多出一个细节，在汉成帝身边已经坐着一位女性人物。在《汉书》《列女传》里，汉成帝都是独自坐在辇上，在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上，辇上也只有汉成帝一个人。《女史箴图》里这个加工只能是画家个人构思立意的结果。由于汉成帝后来宠信赵飞燕姐妹，生活放纵无度，德行有亏，画家添加一个女子在辇上可能有两个原因，一是表达汉成帝的期待，他希望班婕妤能够坐在他身边；二是他在未来的某个时间，将会做出这种不合道德规范的行为。无论哪一种，画家都在画中隐含了对汉成帝的批评，这也进一步衬托了班婕妤在道德层面的高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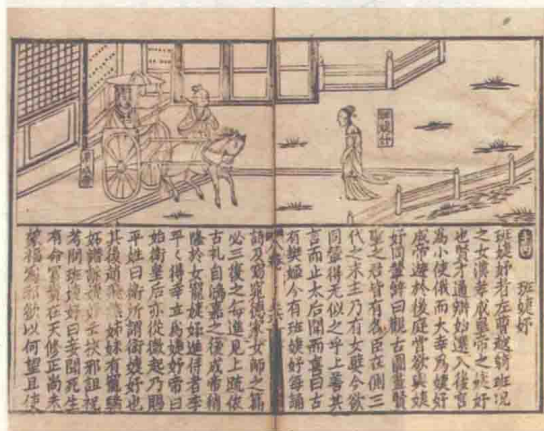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7 清代摹刻宋本的《班婕妤》



图8 吕坤《闺范》晚明刻本中的《班氏婕妤》

在后世编选重印的《列女传》《闺范》等著作中，也都收录了班婕妤故事，有插图者多半会取“班姬辞辇”这一情节来描绘，比较著名的有清代翻刻宋刻本的《列女传》插图，以及明代《闺范》等，都偏重班婕妤向帝王进言一事。

当祝允明在诗中提到“休说当年辞辇事”的时候，他不仅想到了《汉书》《列女传》《闺范》中的班婕妤故事，或许还浮现出这些辞辇的画面。不过，汉成帝终究“君王心在避风台”，班婕妤去长信宫中间奉太后，独守空闺。这就引出了班婕妤的另一个传说。

薄罗轻汗暑侵肌

第二首诗是文徵明所作。少年时代文徵明（1470-1559）就是唐伯虎的朋友，他为人方正，素来为唐伯虎敬重。但在这首诗里，文徵明反不像祝允明那样一本正经地讲述班婕妤本事，而是描写画中女子的体态和心情：

落尽闲花日晷迟，薄罗轻汗暑侵肌。眉端心事无人会，
独许青团扇子知。

画中班婕妤穿着轻薄的衣裙，拿着团扇轻轻摇动，想必是因为天气太热，细小的汗珠已经沁出她的肌肤了吧？唐伯虎虽然画得精细，却也没精细到能把汗珠描绘出来的程度，这就是文徵明自己在心中勾画一个美人微汗的形象了。后两句，文徵明笔锋一转，从班姬的身体转向内心，说她“眉端心事无人会，独许青团扇子知”。

班姬的心事自然是她的失宠，但这里为什么要专门提到扇子呢？

唐伯虎画中的班婕妤就拿着一把扇子。但将扇子和班婕妤放在一起，却有一个悠久的文学、绘画传统。扇子和班姬的渊源来自一首古诗《怨歌行》，这首诗的作者一直被认为是班婕妤。在《昭明文选》的“乐府”诗里，“班婕妤怨歌行”排在第二位：

新裂齐纨素，皎洁如霜雪。

裁为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。出入君怀袖，动摇微风发。常恐秋节至，凉风夺炎热。弃捐箠笥中，恩情中道绝。

《怨歌行》开启了后世宫怨诗的传统。关于这首诗的作者，现代学者有认定原作者就是班婕妤的情况，也有倾向于认为是后世伪托，创稿时间大约在汉魏之间。不论现代人如何看，古人都很相信《昭明文选》的说法，认为这首诗的作者就是班婕妤。也就是说，在《怨歌行》出现之初，班婕妤就是它的署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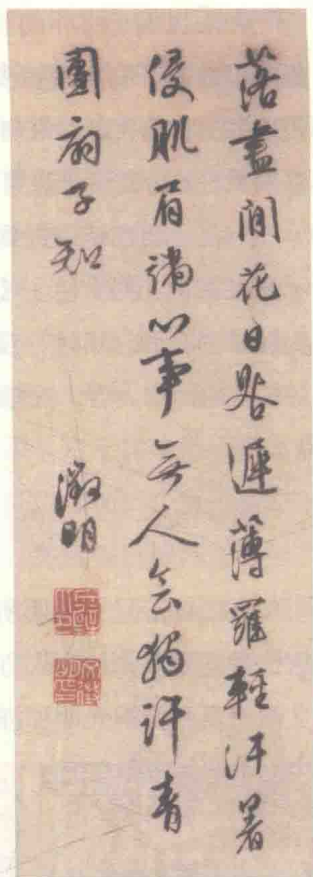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9 文徵明诗

作者，而这首诗也取代了《汉书》里记录的《自伤赋》，奠定了班婕妤的文学形象。

魏晋以后，文人对于班姬的印象就从“辞辇”转向“怨歌”，晋代就开始有诗人以“班婕妤”为题吟咏诗作，因为《怨歌行》有“裁为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”的比喻，“团扇”和班姬的关系在后人诗作中被反复提及。陆机《班婕妤》诗里就有这样的诗句：

婕妤去辞宠，淹留终不见。寄情在玉阶，托意唯团扇。
春苔暗阶除，秋草芜高殿。黄昏履綦绝，愁来空雨面。

陆机诗里用了很多篇幅描述冷落的宫廷环境，玉阶上长满青苔，秋天的草遍布庭院，失去君王宠爱的班婕妤只有一柄团扇，在黄昏的庭院里忧愁。

梁简文帝萧纲所做的《怨歌行》就不满足于班姬的事迹，还要幻想班姬的美丽容颜：“十五颇有余，日照杏梁初。峨眉本多嫉，掩鼻特成虚。持此倾城貌，翻为不肖躯。”唐代诗人李白也写了一首《怨歌行》，除去慨叹班婕妤晚景凄凉之外，也在诗中着力描述班姬的美貌：

十五入汉宫，花颜笑春红。君王选玉色，侍寝金屏中。
荐枕娇夕月，卷衣恋春风。宁知赵飞燕，夺宠恨无穷。沉郁能伤人，绿鬓成霜蓬。一朝不得意，世事徒为空。鹧鸪换美酒，舞衣罢雕龙。寒苦不忍言，为君奏丝桐。肠断弦亦绝，悲心夜忡忡。



图 10 约 1200 年《四美图》金代版画



图 11 《四美图》里的班姬



图 12 《芥子园画传》里的班婕妤



图 13 《彩笔情辞》里的团扇，1624 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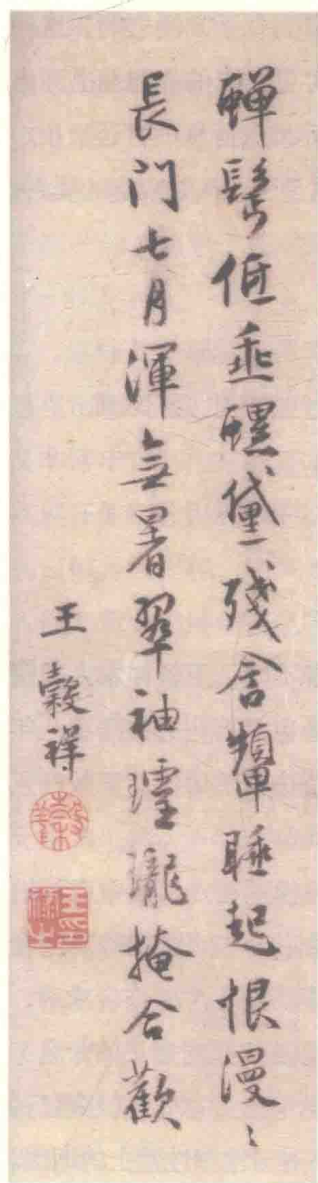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4 王穀祥题诗

“花颜笑春红”“君王选玉色”都是写班姬之美。大概从南朝往后，班婕妤就不仅仅是一位道德典范，闺怨诗人，还成为一个娇艳的美人。

作为美人的班婕妤可能更受画家欢迎，也更吻合古代男性观赏者的趣味。在金代版画《四美图》里，其中一“美”就是班姬。《四美图》是后来通俗的说法，画上原本题写的名字是“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”。把班姬和绿珠、王昭君、赵飞燕列一起，不是因为她的品德和才学，而是因为她和她们一样都有“倾国之芳容”。这四位汉晋时候的历史人物，到了12至13世纪，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倾国倾城的美人。

《四美图》里的班姬拿着一把团扇，不过画家把扇子画成了长方形，似乎没有很好地把握《怨歌行》中对扇子形状的规定。“裁为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”，那自然是要圆形的团扇才对。不过很少有画家严格按照原典来处理画中的器物。后世清代上官周作的《晚笑堂画传》以及后来《芥子园画传》里的班婕妤，都画美人持扇，扇子也不是严格的圆形。